

風寒暑溼目

醫門棒喝
一

亥 23

7(2)

共 1 冊



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同治六年丁卯仲春

醫門棒喝

海甯應澍秋泉校刻
河間紀樹馥芷塘

傷寒論本旨卽出

聚文堂藏板



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序

余宦遊東粵遇會稽章子虛谷者出所著醫門棒喝以示余余讀其書知於是道折肱者久而凡別疑似於幾微訂沿襲之訛謬其論也切其辨也詳矣夫陰陽乘乎血氣損益酌夫盈虛毫釐千里死生係焉顧或輕爲嘗試鮮不以生人之術殺人於不自知豈果忍於爲是者失則闢與誣無有如此書之提唱指歸也童子積數十年悉心閱歷博極羣書爲之剖厥指

正厥歸縷晰條分發蒙振瞶意若不爭之力生命莫
全不持之嚴宗依莫定蓋爲醫門中護法有如此者
此而不廣其傳將偏執藝術膠固不通者流方沾沾
自詡爲有得安望大發覺寤於當頭棒喝下耶爰與
海寧應子秋泉同校而付諸梓俾資觀覽識所折衷
用以救弊補偏庶幾濟羣生而維大造不負章子一
片苦心也是爲序

道光九年己丑仲春河間紀樹馥拜撰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序

醫小道也死生寄之所關實鉅漫云嘗試可乎余不
精醫理宦遊嶺南八九載每見醫者輒以粵地潮濕
不辨何証率用二朮桂附等治之其害甚烈心滋戚
焉且聞寅友中竟有以感冒而誤投補劑致不起者
詢延誰氏居然以良醫自命者也噫可慨已人爲一
小天人之患病猶陰陽之愆伏日月之剝蝕風雨寒
暑之失度不審乎此而調其偏使其平乃拘執古方

醫門秘旨
妄投藥餌何異操刃而刺人之胸也會稽章君虛谷
以久病嫻此術天性敏妙上究義易內經之奧下及
諸名家書無不淹貫而其辨論溯流窮源一衷於是
積年得稿若干帙名之曰醫門棒喝蓋以警世之動
以良醫自命者不啻大聲疾呼之也章君出其稿問
世余深幸是書之傳非徒救一世之弊因綴數言於
簡誠有補於醫道者竊愧余膺民社欲醫偏隅而未
能稱職也時

道光九年歲次己丑春日蕭山韓鳳修拜序



自序

天地之大事物之變莫可涯涘究之一理而已見其
理則觸處皆通昧其理則動多窒礙而理之切於身
心性命者自格致誠正外莫重於醫以其保衛性命
者也然非格致誠正之功不能通醫之理則醫固儒
者之事也原夫靈素發明天人合一之理以衛身心
性命爲醫經之源仲景紹聖軒岐本靈素作傷寒雜
病論爲方書之祖厥後諸賢相繼闡發數千年來著

述代增汗牛充棟則今醫術宜乎勝古何反不逮是
不患無書而患多書也衆說雜陳純駁不一學者不
能披揀如涉海問津旣未窺聖經源流遂各師心自
用授受流傳而古法愈晦夫諸家之書其無義理可
取者置勿論卽如古稱大家若劉河間張潔古李東
垣朱丹溪諸先生各以己之閱歷見解發明經旨一
節或論外邪或論內傷或主補氣或主滋陰原非執
中之論其辭旨抑揚不無偏處要在讀者因流溯源



知其理之所歸倘執其偏不免各相牴牾矣如明張

景岳亦由平日閱歷所見立論主於扶陽既稱全書

乃又肆議河間丹溪爲非則不自知其偏也蓋氣化

流行變遷靡定人生稟質南北不同景岳與河間丹

溪相去各百數年其時氣化其地風土或各不同不

可相非也又如張子和所治多藜藿中人故其議論

以汗吐下爲妙法薛立齋爲太醫所治多膏粱中人

故其方案多和平溫補以緩治見功可知各由其閱

歷不同而論說遂異其餘諸家亦各抒己見以立言
難免顧此失彼之弊或不明聖經源流而師一家之
說則必以諸家爲非是以偏視偏無怪乎各相牴牾
也余幼得羸疾究心醫理雖從師請益歷覽諸家十
年不知端緒蓋以聖經辭簡義廣理蘊難窺而諸家
之說各樹旗幟互相非議未知孰是後讀吳門葉天
士先生醫案見其發明奧旨如點龍睛而鎔鑄百家
滙歸經義當時仁術大行無暇著述乃於臨證之頃

隨病設施揭其理蘊而因時制宜無法不備如造化
生物無跡可求各得自然之用與千百年前之神景
心心相印而得其真傳嗚呼若先生者豈不爲我

朝之醫聖也與惜

楠

生晚不獲親承提命幸得讀先生

書略窺醫理之奧而見諸家意旨所在醇疵兩不可
掩舍其短而用其長隨時取益變化無方而理無不
合矣然則醫者既患多書余又何述焉特以向來未
明之義各相牴牾而滋流弊之害者舉其百中一二

如後條例所云論其大畧並內經所列六氣歷來註
疏有未盡當者據理辨之就正有道以爲保衛性命
之一助爰名之爲醫門棒喝聊取鮮粘去縛俾洞見
本源之意耳其由格致誠正而通達斯理者則以是
編爲贅矣

道光五年乙酉孟夏會稽章楠識於城東之知非軒

叙
世
漢
矣
昔
年
需
太
京
而
宣
王
古
繼
而
好
難
出
塞

藝亦多術矣苟有濟於世精其一二足以傳況衛生救

死用之善起呻吟於衽席用之不善殺人指下而不

覺如醫之爲術不綦重哉然非窮其理烏能善其用

非多讀書而善悟又烏足以言窮理此章子虛谷醫

門棒喝一書所爲有功於醫學也虛谷越之會稽人

性恬澹不爲利動不爲勢懾少羸善病因究心岐黃

窮日孜孜不倦與余萍聚粵東旋走燕冀遊吳門丁

亥冬復晤羊城相交垂三十年矣見其精神益壯而
業亦益進余家無少長病輒延治無不效乃信之篤
而未究其底蘊也日者出所著醫門棒喝四卷相示
余羈世務不諳醫學展卷茫然乃息心玩之其中論
陰陽變化之理天人合德之要昔人所悞今人所疑
無不原始要終條分縷晰雖以予之憤憤猶復心領
神會況習其業而將善其用者哉知其於此道不啻
三折肱矣昔予需次京師宦江右繼而被議出塞往

反三萬里見所稱時醫者所在皆有設號簿於門延者按次登籍日將夕疾呼於門先生至矣主人皇遽延入室病者倚枕待診侍者磨墨未竟疾書方擲筆起主人趨而尾其後問病輕重及飲食所宜匆匆數語登輿逝矣於是如其方有服之而效者十二三服之不效者亦十二三服之而危且殆至不救者十三四矣走詢先生漫曰彼本不治之證余藥冀生之命不濟奈何嗚呼何不治證之多也余心疑之未敢與

辨也今得棒喝一書審其是非辨其疑似使業醫者
讀是書而悟其向之所以失由是而進求於古以勉
爲良醫則是書不誠爲覺岸之清鐘迷津之寶筏也
哉余固心焉企之因識數言以復之虛谷時

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季春之朔山陰愚弟史善長頓

首拜識

